

李迎兵◎著

项羽

密码

一代霸主，乱世传奇。

美人泪，红颜恨，一段段悲欢离合，一桩桩爱恨情仇。

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位匈奴族首领走出吕梁山，引发了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割据动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迎兵◎著



方良

密码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狼密码 / 李迎兵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203 - 07865 - 4

I. ①狼… II. ①李… III.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025 号

狼密码

著 者: 李迎兵

责任编辑: 李 鑫

装帧设计: 刘彦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 - 5 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7865 - 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自序

李迎兵

研读历史，能够享受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凡的体验：喧闹竟至于安静，复杂竟至于简单，繁华竟至于平淡，遥远竟至于亲近，失去竟至于拥有，结束竟至于开始，苦涩竟至于想笑，爱竟至于充盈……

站到吕梁市的离石区莲花池公园的湖边，遥想历史记载中刘渊的那个时代，真觉得一晃千年，世事如烟。在旧城的老居民区，很多院子的大门大都是面朝东南方向的。这个好像也是有讲究的，据老人说，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离石当地人和归顺晋朝的匈奴人都把院子大门朝向晋都洛阳的东南方位，以示臣服之意。

距离石以北四十里左右的方山县南村，一千七百多年之前著名的左国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已经在这一片广袤的庄稼地里建立起了一家闻名遐迩的冶炼集团公司。当你见到这个额头很高、一米八几个头的农民企业家时，你禁不住说：“他长得真还有几分像刘渊啊。”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都一定会发出沧海桑田的无限感叹。当你一个人郁郁寡欢的时候，容易陷入回忆，并不是说真的今不如昔了，而是你在北京闭关写作《狼密码》一书期间，有时总会很警觉地谛听窗外嘈杂的声音。通常，轰隆隆驶过的火车，让你很容易

地打断正在思索的某件事情。想起从前的日子，仿佛如同发黄的老照片一般，你甚至不知道从何想起，只是在心里边乱哄哄的，烦躁得更厉害了。某一天，你突然接到80后诗人孙继祥从拉萨打来的电话，他说在中国最高的高原，一边吸氧，一边和你通话。于是，你竟然在那个时候想起了远在天堂的奶奶，还有你那亲密无间的兄弟（你的中篇小说《飞越电影院》就是回忆小兄弟俩的童年往事），便不由得潸然泪下……

女人的一生，此情此恨无绝期，总是为之付出一切。就拿爱来说，并非简单的个人私情、儿女情长，而是一种个体生命在生物链条上存在的更多的本能追求和反应。这种追求和反应，既是物化的和外在的，又是内化的和心灵的，来自一种触类旁通的神秘感应。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你对刘渊身边的女人，诸如呼延玉、单氏、小沅等，作了尽可能复杂化的感性解读，又试图通过刘渊身边的女人来衬托刘渊这个主人公的形象。你还通过战争场面来表现刘渊那不易被人察觉的另一面，而醉酒的抒写则展现其复杂的内心变化，突显其性格中的矛盾成分。鲁迅说过，所有悲剧都是把美撕裂给人看的。在千年历史的伤口里，你感觉到无数在战乱之中奔波的小人物在你的面前挣扎着，奔跑着，哭喊着，不停地叙述着他们的疼痛和苦难……

你一直觉得，小说就像沙滩上的海市蜃楼，或是人世间过往历史的某种投影而已。如果说某个人的失忆，可能使得他（她）无法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那么一个民族的失忆会导致更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只能，也只有——直面历史和现实，才有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我们的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爱 and 理想，再然后才能够在坚实的大地上站起来呼喊。这样站起来的呼喊是微弱的，但是最为接近真实的，也最有可能抵达心灵的彼岸。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编年史。所有个人的历史，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

人的命运，其实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在旧我之上的不断超越与四季轮回是相对应的。这种超越和对应，暗含了很多新旧轮回的不断交替，也彰显了个体生命在宏大广博的历史时空里独有的存在。你作为特定的一个世俗角色，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依然在自己的轨道中奋力前行着。这种前行的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与爱的热忱和感应，一种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闭关状态。正因如此，你会常常被那些历史中的小人物缠绕着，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被生离死别的悲情牵动着，乃至泣不成声……

你的小说《温柔地带》是很久以前在亚运村附近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子里写成的。那大概是1996年的春节期间，你在北师大求学，寒假里宿舍不让人住，只好搬出去。那间小屋子里没有暖气，你拿笔的手都冻僵了。在随后的多半年，你遭遇几十家文学刊物的退稿，10月初又投给一家南方的刊物。在你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竟然不到二十天就收到该刊执行主编、作家张庆国老师的亲笔信，说是要在《滇池》与《小说月报》合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栏目里重点推出你的作品。据说，稿酬在当时全国文学刊物中是最高的了。小说发表之后，随即被几十家文学报刊转载，还获了奖。紧接着，《山西文学》也随后发表了你的几篇小说。你参加了《山西文学》的1997年新生代作家作品研讨会。1998年2月的某一天，你来到了闻名遐迩的鲁迅文学院。那个时候，你在人们的眼里已经被文学的梦想烧得半疯半傻。当你跌跌撞撞地敲开了伊甸园的大门时，也算是缘了。缘有善缘，也有孽缘，说不清的缘。这个缘，皆因为文学，皆因为你在文学的这条羊肠小道上的倔劲儿。说来奇怪，你一边冲着那些新时期和后新时期“圣坛上”的文学腕儿们、角儿们学习取经，一边又“反当着”，爆发出更多的逆反行为……

你的文学梦想变为更加具体的行动，依然还是和从前那样越强

劲，越发执著了。写作的每一次停顿，都是一次休整。前路虽然茫茫，但是你在文学之路上还要继续前行，继续攀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张平老师，也对《狼密码》一书给予过关注。另外，原稿中涉及到人物对话的内容是没有加注标点符号的。你以为，在新的现代小说文本中是可以这样呈现的。“自由直接话语虽然没有任何叙述标记，但是却可以出现第一人称，这种形态的转述语频繁地大面积出现，显示出叙事特征的变化，是小说文本的真正解放。”（参见鲁迅文学院编《文学之门》）不过，你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出版流程的技术要求，遂在相关的对话内容上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对待写作，你只能是虔诚的，正如张爱玲那“低到尘埃里”的爱的姿态。因为命运，因为有了这诸多的关爱和帮助，才使得你的前行和攀爬，有了作为个体生命更为强大的、爱的动力源泉……

是为序。

目录

MULTI

001 / 引子	
003 / 第一章	千年狼谷
026 / 第二章	洛阳深宫
048 / 第三章	何去何从
066 / 第四章	义无反顾
084 / 第五章	渊兵突击
101 / 第六章	惊鸿战阵
118 / 第七章	离石建都
137 / 第八章	恍如梦魇
155 / 第九章	天下幽冷
173 / 第十章	沙里淘金
189 / 第十一章	江山美人
207 / 第十二章	伊人失色
225 / 第十三章	红颜为谁
244 / 第十四章	四处征伐
262 / 第十五章	情归千年
280 / 后记	



引子

那时，在千年狼谷的观音庙正殿里，小沅仍然对发生在多年之前的那一幕惨景心有余悸。

刘渊的长子刘和与四子刘聪不仅性格迥异，而且行事方式都大相径庭。

刘和在一边瑟瑟发抖。刘聪就故意把那个官军校尉捆绑住，丢到刘和的脚下。

“啊啊啊！啊啊啊！”

刘聪拿起匕首，走到跟前，对着官军校尉的胳膊使劲一划，一块肉就掉了下来，鲜血汹涌而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刘和吓坏了。“聪儿你干啥？别这样暴力，好不好？”

“再割一块，你看看！”

“别割了好不？我求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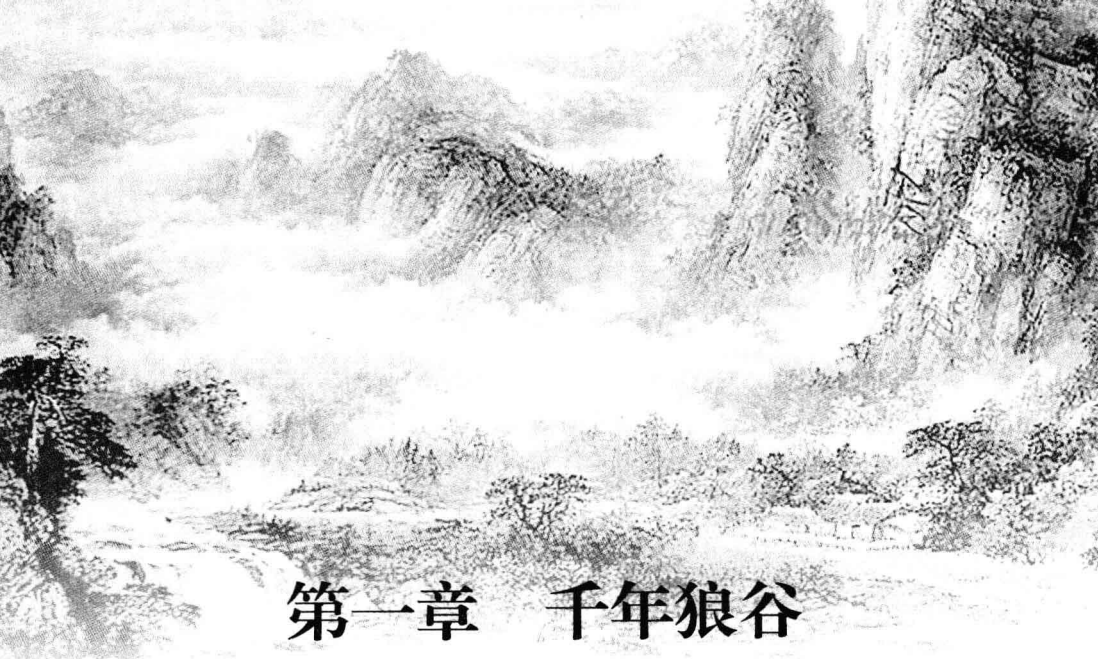
“再割一块，给你下酒！”

说着，刘聪又一刀，又一块肉切了下来。官军校尉的衣服都被血浸湿了。他的身子在绳索里苦苦挣扎着，哀嚎着。

“聪儿，求求你……他眼看要死了啊……”

“死就死吧，死了好，早死早转生呢。再拉来一个俘虏割给你看看如何？你的胆子需要这样天天练。光说不练，可不行。”

刘和就在那个时候没出息地哇哇哭了……



第一章 千年狼谷



1

千年，只是离石城东北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那里距云顶山不远。当年刘渊队伍的四十里跑马塢、藏兵洞等，至今都保存完好。千年村附近，野狼时常出没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狼谷。

刘渊的传说，在西晋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的离石简直不可思议。今人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只有猜度和演绎了。记得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吕梁市的离石东川河与北川河快要交汇的一块滩地上，有过极为兴旺的骡马大会。远远望去，尘土飞扬，人流在骡马和骡马主人之间穿梭，真有些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匈奴人刘渊在离石起兵的阵势。

在王易风老先生笔下，曾记述过离石这个古城的旧事。王易风老先生写道：

（离石）旧称永宁州，是个整齐的方城。四周城墙不偏不倚。城内南街偏西处，设有州衙门。我初到此地，新关尚

有较完整的关帝庙。

在刘渊起兵的那个时代，离石城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史籍中并无详细的记载，但在那个乱世，它是匈奴的王庭所在，汇集着北方民族的各路英雄和天下名士。



2

久远的记忆，在匈奴人刘渊的心上深深地刻着印记。在老家新兴（今忻州）的那片草滩上，在从小长大的游牧部落里，刘渊就已经对后来的命运有了某种神秘的预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或许仅限于肉身，永恒轮回的说法则基于人的精神而言。刘渊的一生，所经历的种种是非，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度，千百年来一直在反复上演。

任何生命，一旦永远消逝，无论他生前多么美丽，多么辉煌，也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在上古的原始部落之间，发生着数不清大大小小的战争，而每次战争都会有无辜者丧生，却依然改变不了世界的真面目。

刘渊那高大的身影在山崖后投下巨大的阴影。他一直在那里挺立着，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脚下是一片与老家新兴完全不一样的草滩，而草滩对面是一片清凌凌的水塘。水塘后面是美不胜收的千年村。刘渊看到这个村庄，长久地呼了一口气。刘渊从草坡上一跃而下，简直不像个统帅，反倒像个孩童。他把战马的缰绳甩给了侍卫小溜子，就三蹦两跳地跑到了水塘旁边。



水面上倒影出一个体貌伟岸、姿仪不凡的壮实男人，身高八尺四寸，留着长胡须，身穿胄甲，宛若一座铁塔。而这时有几个光屁股的孩童在池塘另一边用石片比赛打水漂。石片击到水面上，把刘渊的倒影给搅乱了。

刘渊抬起了头，问孩童：

“你们住在哪个村子？”

其中穿一个红肚兜的男孩往后一指——那边层林尽染的山洼里有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

另一个叫臭椿的大男孩也就十二三的样子，说：“阿（我）们的村子叫千年村。”

红肚兜含着指头好奇地望着刘渊，觉得他人高马大，留着红红的胡子的样子有些像村里族长经常讲得那些神出鬼没的红毛老怪。

“您——，您敢和我们比赛打水漂吗？”

贴身护卫小溜子不耐烦了，推着身边的几个孩子说：“去去，别在这里玩！”

臭椿确实有些孩子王的模样，不仅不走开，相反还直接站到弯下腰在池塘边洗手的刘渊面前，毫不客气地说：“想让我们走开，那您这个红毛老怪也别用我们村池塘里的水！”

刘渊站起来，盯住十分认真的臭椿，禁不住哈哈大笑：“这池塘又没写字，怎么能证明是你们村的？”

臭椿语塞了。

没一会儿，刘渊从身后箭筒旁边的大袋里变戏法地掏出五六个五颜六色的泥塑小猴娃娃。孩子们忽地一下子涌了上来。

刘渊说：“这些泥娃娃都会给你的，但有一条，要比赛打水漂，谁赢了给谁，怎么样？”

说着，刘渊让刘和与臭椿比赛。刘和撇撇嘴，不屑于和这几个孩

子比赛。

刘渊说：“别小看了这些山里娃，谁赢还不一定呢。”

果然，刘和飞起的石子都咕噜咕噜沉到水底了。一边的臭椿说：“看我的。”只见他倾斜着身子，低着头看着水面，石子飞出去，在水面上能翻出两三个水漂才沉底。

这时，小溜子也跃跃欲试，想和孩子王臭椿比试。没想到，小溜子的劲儿过大了，以至于石头离开水面直接打到对岸去了。

刘渊哈哈笑着说：“劲儿太大，要用巧劲啊。”

红肚兜不服气，喊着说：“那让你这老怪来打一个吧！”

小溜子在红肚兜脑门上弹了一个很响的蹦儿。红肚兜护着脑门，躲开了，嘴里嘶嘶地直喊疼。

小溜子说：“什么老怪啊，你们听谁说的？你们要叫大王的！说着，他指指刘渊说，这是我们的大王！”

孩子们都瞪大了眼睛，喊：“大——王！”

刘渊对小溜子说：“不知者不为罪，再说都是一些可爱的孩子啊。以后可不能这么使劲弹孩子啦！”

臭椿则向刘渊挑战，说：“大王，您能把水漂打到对岸吗？”

刘渊只好不客气了。他随便在脚下捡了一块小片石，动作轻巧，然后那么向水面上一甩，只见小片石如同长了眼睛，“嗖嗖嗖”地在水面上钻上钻下，一连打了十多个水漂，最后飞出水面直击对岸的茅屋。

“呀——！”大家都惊呼起来。

红肚兜说：“大王打了十五个水漂！”

臭椿则说：“是十六个！大王真厉害！”

孩子们钦佩地望着刘渊。刘渊虽然出生在与离石相距不远的新兴，但对京都洛阳更为熟悉。中原大地上的许多生活习惯和特定的交

往圈子，决定了刘渊的性格和个性。面对千年村，面对这些孩子，刘渊觉得自己远离了尘嚣，也远离了纷争。

多好的一个村子啊。

这个村子，让刘渊有了归隐山林的想法。而旁边河岸上的臭椿则吹起了笛子。在清脆悠扬的笛声中，刘渊不由得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对于刘渊个人来说，无论多么了不起，但他也只是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无法超脱他所处的时代。

刘渊虽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人，但他对自己活着的那个时段将要发生什么，依然是一无所知。否则，刘渊于永嘉四年猝死之后，也就不会发生那些嫡亲继承人与其他诸王之间兵戎相残的悲剧了。那么，在刘渊出生之前呢？那段匈奴人的历史确也不堪回首。在很小的时候，刘渊就在母亲呼延氏、父亲刘豹，甚至祖父于扶罗那里，听到过一些匈奴人的历史片段。

应该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那会儿，匈奴人就开始统一强大了。单于首领统帅着一切。所谓单于，在汉文译音的全名是撑犁孤涂单于，即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单于下，又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左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

刘渊后来当过这样的王。虽是王，但行动其实不自由，刘渊被晋武帝司马炎控制在洛阳。屠耆王本是正直的、忠实的王。可是，司马炎并不放心，特别是刘渊站到他跟前，反倒显得他有几分矮小。甚至，晋武帝觉得自己像跟班的了。司马炎很不高兴。他深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刘渊被晋武帝司马炎召见时，也感觉到对方虽然很喜欢自己，但依然心存警觉。刘渊在那种场合下，就显得更为缩手缩脚了，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这其实不是他的风格。

“元海，在京都住得惯吗？”

刘渊的衣着打扮，依然是新兴县老家的打扮，宽袍大袖不说，腰带都拉得很长，一副匈奴族人的模样。

元海是刘渊的字。刘渊这时一愣，对皇帝的问话，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总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走神。

“朕赏赐的官服为何不穿？”

刘渊不置可否。他的心思早已回到司马迁的那些典籍里了。他在京都洛阳过得很无聊，所以疯狂地迷恋上了司马迁的竹简书。

晋武帝又问：“爱卿最近在干些什么？以往和太子多有走动，为何这些日子不见呢？”

“微臣在研读《史记》。”

刘渊这样说的时候，就发现晋武帝不想和他多谈什么《史记》，更不想谈司马迁这个性格很犟的人物。此时此刻，这段对话让司马炎很尴尬。晋武帝觉得幸亏司马迁不是生活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否则有可能就不是宫刑伺候的问题，大有可能掉脑袋。因为他不喜欢这些轻狂文人的那股子目空一切的劲儿。比如，洛阳的那些号称竹林七贤什么的穷酸文人，一聚集起来喝酒就脑袋发热，每个人都轻飘飘的，也不知道自己的骨头有几两重，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

司马炎又问了一些关于北匈奴与南匈奴之间争斗的问题。刘渊说：“本朝开基，胡人塞外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他进入中原大地的胡人有一百多万。”据考查，当时胡人总数约四百万，其中属于西晋管辖的雍州、并州和冀州部分地区的胡人就有约二十五万。中原汉族与胡人比例依此推算大致为 3:1 或 4:1。在中原

的局部地域，比如新兴，比如离石一带，匈奴人已超过了当地汉族的人口。

这个时候，坐在龙椅上闭目养神的晋武帝司马炎突然眼睛一亮，问了一句：“南匈奴人都有汉姓吗？”

刘渊说：“微臣从小出生在新兴县，幼年在外婆家塞北大草原呆过很长时间，对南匈奴人很熟悉。现而今的南匈奴人实际上都归属朝廷了，学的是中原文化。匈奴贵族中有见识和威望高的人，不仅起中原的汉姓，而且影响甚众，对稳定边疆的作用不容低估。”

晋武帝又说话了。

“一旦天下危机，任子有何高见？”

刘渊答：“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天下可安矣！”

“那任子对当今太子将来继位有何看法？”

刘渊也知道，朝野上下对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傻儿子司马衷将来的继位并不看好，甚至还有几个藩王在私下对此颇有微词。但这个时候，刘渊不能对晋武帝说真话。自古以来，皇帝都爱听假话，喜欢溜须拍马的话，谁说真话谁倒霉。朝堂上，凡是假话连篇、厚颜无耻的奸臣都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摆平各种利益关系，而说真话的忠臣往往不计利害得失，屡屡进言反倒被贬，甚至被抓，乃至招致杀身之祸。历朝历代里，但凡说真话的人，恪守良知和底线的人，最后都被视为敌对分子加以防范。刘渊望了晋武帝一眼，也只能唯唯诺诺，以求得自保了。

“太子即位，乃承袭立长不立幼的道统，微臣以为朝廷上下都会坚决拥护陛下做出的任何决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晋武帝见刘渊气宇非凡，态度诚恳，随即又说：“元海作为吾朝的任子，当尽忠朝廷！以后如有合适的时机，一定会让你接替你的父亲刘豹左部帅一职的，朝廷一定要全面掌管南匈奴部族所在的区域，